學規類編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

閩縣陳　仁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
福清薛士璣
侯官張文炅　仝校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

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闢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著此心臨一事又記著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愼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

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閒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就日用閒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

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

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

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

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

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

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

格物卽心格也克治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

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

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牽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便是善不中節便是

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

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卻寬持其志語雖小卻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把捉提一物來存著）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

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者如此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

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曰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

點則自見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
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
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
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
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
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
陷於惡而不自知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
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
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
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

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為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

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煩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

在人亙古今而不泯湮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闘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

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如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

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魯齋許氏曰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愼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薛文清曰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曀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見枯槁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己意與物同也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

也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未應事時常把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　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　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伺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胡敬齋曰日用間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

省察只徇己之病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即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懿齋覆校

閩縣林星麐礪臣分校

侯官郭欽銘誠人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

古田楊振綱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清翁葉峻　漳浦蔡世遠　仝校

侯官廖鳳翙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

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

蓋知之者難也 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

謂誠也已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

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

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窮索不可爲

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

之效也伊 理而至於樂則己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

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

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 盡得天下之物須

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縣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

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埽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埽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

乎此而致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以及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

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

精微自無二致也　答程允夫書

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

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　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南軒張氏曰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常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

行而思之歷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孟子猶以其行不揜爲狂況下此者哉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

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
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
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
度越諸子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使
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
麤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
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薛文清曰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

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若以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

則無以有諸己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日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强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有人爲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知爲何物也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

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羅整庵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

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
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
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
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
一語便要硬說心即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
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
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來也然乾始物坤成物固自有
先後之序矣其在學者則致知力行工夫要當並進固

無必待所知既徹而後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徹而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將來商量擬第成一場閒說話耳果何益哉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

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五峯胡氏曰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

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薛文清曰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知道則言自簡以非道不敢言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德進則言自簡輕言則納侮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謹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

志亦爲動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人不謀諸己而强爲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最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大小也謹之

羣居不可汎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戲言無信最害道易　日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　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羅整菴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看來說得道理分明自是難事見之不真者不待論亦有心下了了而發脉不出者卻是口才短也此則須要涵養涵養得熟終久說出來亦無病痛若本無實見而揣摩想像以爲言言語雖工文字雖妙其病痛必不能免　義理愈窮究愈見細密到得愈細密處愈難爲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體故有志於明道者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增可減可移可換吾未敢以爲知言也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栞藏板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縣林齊璇逢

閩縣鄭　甸禹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閩清鄭　郯
海澄鄭亦鄒
古田施松齡
莆田卓如松
後學　仝校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識不知

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

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强而已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旣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　問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

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

亦可通　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換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

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
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
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
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
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皆有餘地矣 集覽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溼知
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聵
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
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

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立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樸斷性以儉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致知工夫亦旣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

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　學
者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
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
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
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
都射上別處去了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
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
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
這只是知不切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

灌溉若卒乍求有進即且把這見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　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間人固有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

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眞曰卻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　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使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或問有只敎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聖人做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必包

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竄法須是打疊了胷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放聽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閒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

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 如說克治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卻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卻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義理盡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直看盡入深盡有在 道理既知

纔罅但當篤志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卻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　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看道理須是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

未透今之學者不會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義

理亦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理)之細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

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貫窮理也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

問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

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　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　又卻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　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

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　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卻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

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

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與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眞知是決然止於

惡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閒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盡圓轉直截處盡直截先知所

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分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

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眞實如此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然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

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别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淺筯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别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故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

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深戒也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　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

哉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在內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顏曾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其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

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曾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薛文清曰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一一見得

理有下落方爲眞見眞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人之一
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
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
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
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
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
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囿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
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天地之閒物各有理理者
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
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

有息而地不寧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變爲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爲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間斷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

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强合之悞矣　聞見之知雖小天德良知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上來非有良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眞僞宜詳察而明辨也得其眞則合內外之道矣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馮榮圖贊卿覆校

閩縣林星辰礪臣分校

閩縣陳褒樸軒分校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栞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十五終